

HAMASEN

濱線鐵路、大院（上）、第一船渠與木麻黃林

公用便所・鶯聲貼・依賴幸運信聯繫・大姊的衫裙・姨婆・坐裁縫車看風景
#

阿玉聽見窗邊傳來鏘鏘噹噹的聲音。

在寒冷潔靜的深夜裡，那聲音格外清脆地穿透了木頭窗子。真的是太清楚了，她從迷糊的睡眠裡醒來，覺得好像是刻意在腦袋裡敲響似的，並非是現實環境的聲音。但那聲音的確非常靠近，就在窗邊的小巷子，由遠而近地經過只有一牆之隔的她的頭頂。她看了看身旁共眠的弟仔，一臉熟睡的模樣，呼吸均均平緩，被子蓋得好好的，一點也不漏風。今晚，弟仔應該是不會發病的，她忽然覺得有點生氣，早知道睡前不要喝那杯水就好了，這樣現在便不會醒來，也不會聽到那聲音了。

在窗邊，是一條只容得了一人勉強行走的小巷子，緊臨著另一間刷白牆壁的平房。那平房，也有著和她的窗子一樣的木頭窗子，只是漆成了紅顏色。而她床頭的窗子，則是淺淺的綠色和褐色。她想或許只是回音，小巷子那樣地幽長，總是會將非常遙遠地方的聲音，像是麥管一樣地吸到這裡來。

有一次，深沉的夜裡她聽見有人在對罵。但她聽不出來是誰，口音非常生疏。

「我在旗後這麼辛苦，妳卻去HAMASEN討客兄。」一個人這麼喊，「妳再假在室啊！壽山戲院的那個經理，都跟我說了。」

「我去討客兄？人家說你就信啊！做人有做豬這麼憨嗎？」另一個查某也喊著這一類的事情。她想，應該是好久前的事情了，她知道那經理是阿爸認識的人，已經在去年過世了。

當她問阿母，那條巷子是怎麼回事的時候？阿母一時之間，並沒有辦法會意她在說的是什麼？

「妳是在說啥？」

「為什麼，我會從那裡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她說，「好像不是在那條巷子裡會發出來的聲音啊…」

阿母一聽，就知道她沒有好好睡覺了。「妳這個查某囡仔一天到晚不知道在想什麼，晚上也不好好睡，只會胡思亂想。」

漸漸地，她感到害怕，她將棉被蓋住頭，不停地發抖。被子不夠暖和，讓她那麼的寒冷。但恐懼使她冒出冷汗，不過即使蓋上了被子，鏘鏘噹噹的聲音還是傳了進來，明明已經過去了，卻像幽靈一般又蹺了回來。彷彿跟著月光，自木頭窗子的縫隙偷渡進房間，她小心地掀開棉被的一角，她斜眼地瞥見月光，落在木頭窗櫺上，當然也就落在她的臉上和棉被上，鏘鏘噹噹的聲音，就這樣滲進來，滲進她的尿意裡。

她真的很後悔，如果不要喝那杯水就好了。如果不要偷偷地，趁媽媽去睡了之後，挖了一個小指甲的西洋牛奶粉攪拌在冰水裡喝了就好了。那聲音久久不散去，她的尿意也就越來越濃。如果她現在起床去尿尿的話，也許會將聲音也一起尿出來也說

不一定。她為什麼要喝那杯水呢？便所在大院裡的桂樹旁邊，假如她要尿尿的話，還得走到房間外頭。如果那聲音不是從遠方來的，而是就在外面，她該不會看到什麼吧？

清晨天剛亮，阿玉機警地醒了，換好衣服躡腳躡影地爬下床，想了一會兒，把本來放回枕頭旁的菊瓣紋小黃帽又戴好，然後輕手地打開門，走到門外的露天灶腳。土灶的粗礫表面仍結著一粒粒飽圓晶透的露水，錫鍋鼎銀清冷罩霧。她背起灶腳旁跟她同大的竹簍，和一根長長的竹夾子，出了大院的門走小巷到第一船渠撿漂流的柴木。

她沿第一船渠邊白兮兮的堤岸上走，堤岸狹又長，不時地朝船渠裡望，身子往那一傾，人就像是連不小心眨眨眼都會消失。

「你娘咧！」有海腳仔對她喊，「勾落去就死，閃啦！」

她假裝沒聽見。

竹簍裝滿了她便走下堤岸。小學生們開始從巷內湧出，走堤岸下邊的濱海二街去鼓山國校。

她壓低小黃帽，臉朝著船渠，怕給同學看見了，斜斜地走回家。

在小巷口，阿玉看見大院前門站了個年輕人，他提了只木桶，裡頭露出一柄鬃毛刷的把子。

那年輕人長得真是好看，白淨削瘦的臉龐，頭髮抹油梳得整整齊齊的，穿著白潔燙直的長袖襯衫和藏青色西裝褲。他站在海腳間仔改裝的四合大院前，最裡面有棟一層的木造樓房，原本是二次大戰前日本遠洋漁船船員的舊宿舍，後來船員都調去海兵隊打仗了，於是一個HAMASEN的地主頂了房舍，又將前頭兩排放漁具的磚造水泥平頂屋隨便挖了門窗後也改成了住人的地方，連著兩邊屋角砌了堵牆圍出一個斜歪的小埕，再開扇門，成了有兩廂的四合院子，分租了十來戶人家。

他定定神盯著門，規規矩矩地立正站好，敲了敲門。

.

那年馬公婆自澎湖離家隨日本人的汽船前來，繞越了墨綠色的暗礁海域，駛入第一期完工的打狗港。

當時HAMASEN剛從一片沼洋填築成仍然足以供魚栽呼吸的濡濕新生地不久，她在入港之際眺望哨船街方向的山巒，能看見雄鎮北門上的五個雉堞，雲霞斑斕相連，像是逆流的虹瀑，她的印象那麼深刻，以至於經過這麼多年後，她還以為此處的事物將永遠不變，然而事實上的景緻卻是如此的新了。

「阿婆，這給妳吃。」賣炸粿和蕃薯煎的歐媽桑遞了碗鹹湯圓給馬公婆，茼蒿菜綠得扎眼，嘴裡不住地碎碎唸著，「這漁會也是真害，啊不管妳在那裡住那麼久了，厝硬要收回去。」

「這些人吃飯無放屎有，專門做這種無效的代誌。」歐媽桑大聲地喊，故意喊給漁市場上頭漁會HAMASEN分場辦公室的職員聽，「沒良心啦，啊沒看人幾歲啊，是要怎樣搬厝啦！」

她端著鹹湯圓走回漁市場騎樓前的雜什仔攤，蹲在矮凳上。

來了兩個觀光客等著買蕃薯煎。

「我女兒最近也是嚷著要搬去市內，也不知道查某囡仔是哪裡學的，沒幾歲脾氣這麼倔強。」歐媽桑一邊將麵糊淋上煎鍋，一邊嘟囔著，「不要白糖粉，煎赤一點對吧，我問她在苓雅寮的唱片行不是做得好好的嘛，一定要搬去市內做啥，不能通車上班嗎？」

「什麼跟我說透早已經去唱片行辭掉了！頭家娘是她親大姑耶，說辭就辭，叫我是怎麼跟人家道歉！說什麼同學找她開店，想要一起住外面比較自由。」蕃薯煎發出滋滋的炙熱香味，「最氣人的是啥，妳知道嗎？竟然跟她爸講『我永遠不回来了！』真正是破格嘴，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會難過，想不懂她為什麼非這麼說不可，要是變成真的看怎麼辦！」

「今天真熱！講自由啥啊？還不是多花錢的，住家裡不用付房租，生活又便利，啊好啦，年輕人愛玩就去玩玩啦。」歐媽桑包好蕃薯煎，眼睛從斗笠和頭巾的縫隙中看人，「吃到苦就會知道要回來了啦！對了，今天下午她親大姑有幫她安排相親，這個不聽我們這些大人的可不行…來，三十元，謝謝。」

早市已近尾聲，市街的人潮逐漸稀落，一會兒馬公婆聽見擴音器淒厲放送吆喝大家集合的聲音，她自市場的騎樓斜斜地望進去，第一船渠碼頭邊有艘新的近海木殼漁船正要下水，買菜的太太、觀光客、逃學的小孩、漁市HAMASEN分場的行政職員和碼頭工人像是發現了新鮮事般，興滋滋地擠過去。

真是難得啊…她想，HAMASEN這邊已經好幾年沒有新的漁船下水了，自從二次大戰結束，南方新式漁港擴建之後，不管是鯖釣、鮪繩釣或魷魚釣的遠洋漁船都逐漸轉到那邊去停泊，不久整個漁會也移到那邊去，所以連近海船和五噸以下的動力筏也不來HAMASEN了，只有沿海收網太晚錯過開市的船，才會勉為其難地上這裡的碼頭賣現撈仔漁貨。那是艘白底紅邊的明亮拖網船，寬而銳利的船首高高地突上碼頭，船側「合順滿」三個紅字鮮明得快掉下來。

看來有點煩躁的船東和海腳仔們站在船上，在他們背後的天空中，繫於主桅桿的纜繩隨風像是神經發作一般猛力震動，親朋好友送來祝求捕獲大漁的七彩祈福旗幟以及細碎流蘇，襯著翠綠色的天狗岩啪啦啪啦地翻飛。時辰剛好，道士在船艙裡安好了神位，令牌令旗插在艙口，奉祀船頭水仙門的供品也備好了，當附近人潮聚集的差不多，船東大聲地喊了幾句「大金持，船滿漁。」一類的順口溜，便開始和海腳仔從船上又遠又近地扔出糖果餅乾、錢幣和麻糬，船下一些熟門道的人早就拿了傘，張開一朵朵倒放的傘花盡情地接著。

過了十二點半，馬公婆將雜什仔收回兩個黑色塑膠簍子裡，堆到漁市場的騎樓底下，照舊請歐媽桑幫忙顧著。從牆角的陰影處拉出一台西洋式的嬰兒車，在市場和濱海一街附近巡了巡，幾個攤商將不要的紙箱踩平了給她，沒收滿的話就沿著濱海一街走一會兒，看看店家有沒有能給她的瓶罐廢紙，但總不是每天都有的，東湊西湊撿滿了一整輛嬰兒車後便回騎樓下整理。每天一點多，有個年輕人會拉一輛得利卡來收東西。

「今天撿這樣就好了嗎？」歐媽桑幫她弄了一陣，也要收攤休息了，傍晚等人放學下班再出來擺，「下午不擺攤了？」

「今天不擺了。」馬公婆回答，「回家準備搬厝好了。」

年輕人走了，她將兩簍雜什仔拖回八十八巷的和式家屋裡。

·

等了一會，他聽見門內有人走動的聲音，卻沒人來應門。他看了一眼門邊牆上的幾個破爛窟窿，什麼也看不到，全被雜物垃圾擋住了。

他又敲了一次，猛力點捶，總算聽見有人走來。門開了個小縫，「有什麼事嗎？」童乩露了一道臉說。

「呃…您好。」他欠了個身，緩慢地操著大陸腔調說，「請問，你們這裡需要人洗便所嗎？」

「洗啥便所？」童乩說，「有人叫你來洗嗎？」

「沒有，不過我上星期有來問過，裡面有人講…」

「沒有就緊走啦！」

「有啦！」阿桃姨將門拉開。

他想起某年夏季假期，他到姑姑家去。

站在綠色紗門的前面。紗門有乳白色的框，高過頭頂的框上有根小勾。他晃了晃門，卡啦卡啦地好一會，沒人來應門。

身邊有隻紅藍色的小木馬，不知道是誰的？一推搖個三兩下就停了，襯著白白的水泥地。

有點想坐坐。好嗎？他有點猶豫。

「有啥？這外省仔是誰啊？」童乩說，「以前又沒看過？」

「有啦有啦，他是在菜市仔掃停便所的啦。」

「是啦，我還有在小學校跟婦人館掃。」

被人看見了怎麼辦？只是坐一下下應該沒關係吧，可是如果搖太力可能不好，搖太大力話，好像有人會從哪兒跑出來的樣子。

手要握住馬耳朵上的那兩根棍子吧，那棍子磨得很光滑。

「隔壁的便所也是給他掃的。」

「莊明耀他們家那間澡堂嗎？」

「是囉。」

「妳有問過歐媽桑嗎？」

「嗯。」阿桃姨說，「她說便所髒成那樣，又沒人要洗，叫人來洗好啦。」

「她要出錢嗎？」

「她出一半，我們出一半。」

「是要多少錢，還要分一半？」查埔人說，「死摳。」

「每天來，一禮拜二十元，如果一禮拜來一次的話，五元。」他說。

「一禮拜來一次就好了。」

「那一口灶要出多少？」

「一次四角。」

「好啦好啦，大家要是講好就好啦。」

「那今天就掃吧。」阿桃姨說，「可以嗎？」她指了指便所的位置，「在那。」

「好的，沒問題。」他鞠躬兩次說，「謝謝，謝謝。」

看著他走了，童乩呸了一聲，「外省仔不是做兵噢？我看是逃兵。」

「我哪知？不過看來真可憐，年紀輕輕又長得這麼好看面，卻在幫人家掃便所。」
「幹你娘，他還有屎可以挖，台灣人還有很多連屎都沒得挖咧。」童丑走開了。
而且一定有人說他長太大了，要是被人看見的話。他覺得不好意思，還是忍耐一下，別坐了。

他又推了推小木馬，馬臉的反光一黑一灰的。

姑姑朝紗門外探，喂了一聲拎開小勾。他站著，仰頭看她。姑姑說，去玩吧，她指著那片木麻黃林子，別跑出林子噢，在裡頭玩就好了。

他點點頭，轉身跑去。

他穿了一雙咖啡色的皮鞋，是媽媽新買的，細帶子合著腳板，還有個小扣。

但是其實哪裡有什麼媽媽新買的咖啡色皮鞋？可能是誰穿了一雙那樣的皮鞋去上課...

大概是莊明耀的女兒才能穿的上吧？捉烏魚的大船夜半攏進港來卸貨，船員上岸就到她家洗澡，再去對面的和食店吃飯盒。

又圓又大的木頭浴池，空空地掉下去好像會掉到月亮去似的。

爸爸莊明耀是海軍中校艦長，媽媽是日本人，有個弟弟每天包在白布裡給人抱著。有時她媽媽抱著，有時就給擺著乸仔書攤子的阿玉抱。

也不對？她穿的是黑色的包頭鞋，細帶子合著腳板，小扣倒是沒有。襯著白白的襪子，老師們總愛誇獎她。

那襪子會這麼白，全虧了阿玉幫她家洗衣服。

那襪子有多白呢？就像為了誰跟誰比較好，因此下定決心要跟某人絕交一樣白吧。

#.

阿玉繞回房前的灶腳，把撿來的漂流柴木鋪晾在地上，竹簍和長夾子也放好了，將前日曬乾的柴火丟進窄口泥爐裡生火，準備等阿母來煮粥。

兩口灶裡都燒了點稻草、破紙和碎炭，火一升起，阿母手裡拿著一小杯米，挽了兩顆蕃薯和一把樹豆剛打開房門走出來，順手就將米遞了給她。她把米倒進冰冷的錫鍋裡，從大瓦缸舀水淘洗了兩次，洗米水倒回一個木盆裡，等會兒還得拿來洗菜。阿母拉了把矮凳坐下來拆豆子。去壽山上摘的樹豆兩邊殼咬得死緊，很難拆得開，粗皮表面還長著密密麻麻的倒勾毛刺，一不小心就會被勾得滿手血。阿母倒是不怕，隨便它勾住掌心和手指頭，豆莢也不用刀子拆，就是徒手猛力撕。拆開後，四五顆豆子撥進籃子，豆殼從手上扯下來丟掉，上頭一片淡淡的血色。

她蹲在泥爐的火門前，看了看火，用扇子扇猛一陣，像爆竹爆開的火星飛濺咬著她的手，留下一點點的黑點。她輕輕唉了一聲，阿母瞪了瞪她，「也不會撿乾一點的柴，真笨。」

火行了，她便關上火門，將米錫鍋擺上灶，蓋上木蓋。

「蕃薯削簽削簽咧。」

她拿了削刀，蹲回阿母的旁邊，拿起蕃薯。好輕的蕃薯，狹長又乾燥如枯樹根一樣，皮一削開，一條條乾硬的淡黃色蕃薯簽便落入阿母的籃子裡。突然，阿母拆豆子的手停住了，一隻手猛力地朝她臉頰一捏，往上一提一扭，頭仰著，眼睛向著厝頂橫樑一閃，她大叫一聲，像是要喊裂喉嚨似的豬嚎，眼淚和鼻水一起噴了出來。

另一隻手馬上一個巴掌啪啦一響，阿母手中本來捉著的豆莢撞了膝蓋掉到地上去了。

但是捏著的那一邊實在是太痛了，她根本沒感覺另一邊又被打了一巴掌，只有耳朵嗡嗡叫的聲音，然後不響了，好像灌進了土泥。

「再叫大聲一點啊！」阿母壓低聲音罵，「把妳老爸吵起來，妳就更該死。打得妳更累。」

阿母鬆開手，她搗著臉，垂下頭來，咬牙不哭出聲。脖子筋緊繃，像青色的小蛇在她光滑如四川臥龍絲緞的皮膚下抖動著。

「妳昨晚偷吃牛奶粉對不對。」阿母繼續拆豆子，「妳是要妳弟仔餓死嗎？」

她看著阿母的臉，阿母的表情恢復成平常沒所謂的模樣，像是在說件鄰居家無關緊要的事情。這讓她一時間晃神了，好像剛剛激烈萬分的一瞬間忽然掉到一個黑不見底的洞裡去，喊也喊不回來，如今整個情境跳到一個她其實不存在的時空裡，她被遺落到不重要的地方去了。她弄不清楚阿母究竟在氣什麼，這使她的心都快裂掉了。

她繼續削完了蕃薯簽，便倒進錫鍋裡。阿母在另一個泥灶上起了炒鍋，用包過一小塊豬肉角的油布擦了點油在鍋底，炒上一小撮粗鹽，等到粗鹽炒成焦咖啡色之後，再將樹豆丟進去爆。乾澀嗆喉的重鹹味和豆子的臭青味溢滿了灶腳。

.

馬公婆把兩簍雜什仔拖回八十八巷，一階一階拖上二樓的和式家屋，不合尺寸的木門僅僅是半掩的，門旁長滿了雜草，右方老式的磨石子尿座裡堆放著黑褐色的水甕和破碗盤，對門是間國小孩童也無法轉身的便所，但白磁的蹲式馬桶非常清潔乾燥。她推開稍寬的縫隙，屋內大半是暗的，唯有從窗戶報紙的破洞中透入灰暗的塵光來，微微映出滿地雜什仔的零碎形影，她的手在門邊摸了一會兒，切開窗框上方垂掛著的一盞日光燈，白光乍現，屋內霉臭異味霎時鮮明起來。

對角是一把倒扣在廚櫃上的扶手椅子，藉著灰暗的塵光與日光燈的白光交織，她緩緩地將簍子拖進堆滿雜什仔的門廊裡，扁柏地板的夾縫間發出如黃鶯鳴叫般的細緻磨擦氣音，與當年會社員請工人新換時一樣清晰，會社員對她說，這樣的地板施工法就叫做「鶯聲貼」，用來警示太過沉重急促的腳步，以免擾了他人的清靜。

她在滿是雜什仔的房中移步整理，時不時得踮上腳於拖鞋、國台老歌西洋東洋黑膠唱片、葫蘆、仿象牙筷子、木屐、Zippo打火機、收音機、氣泡袋網格袋PP編織袋牛皮紙袋麵粉袋肥料袋淋膜袋化工袋、油漆刷、塑膠蒼蠅拍、帆布、一疊疊的珊瑚絨舒美絨膠布真皮絨、二手書電視週刊報紙、黃銅佛像、竹耙子、玩具火藥手槍、日本旋風超人漫畫、垃圾袋、絲瓜絡、錫鍋鼎銀冰桶德國軍人用的錫水壺調味盒、小南瓜飾品、乾燥花、塑膠花、水管電導管彎管節管過牆管、套筒六角板手接桿滑桿Bit套筒、竹蓆、馬桶圓刷、吉利果汽水瓶、玻璃杯、菜瓜布、毛巾架、刨床、賓士牌電視映像管船用馬達剉冰機電扇、招財貓木雕、金紙盆、一大袋邦提圈橡皮筋、好幾套白色瓷碗花瓶檀香爐香精爐茶壺交趾陶、口紅彩粧粉盒眼影盒、民藝品木刻漏花小船、船用齒輪、液壓起重機、插座、望遠鏡眼鏡手錶煙斗皮帶扣、鐵絲衣架、桂花乾牛肉乾西洋蔘辣椒醬普洱茶餅、得利牌內衣西洋毛襪子、香爐、一串貼滿了貝殼的紅土花盆、櫥櫃、三腳板凳、天地絞鍊狗繩鐵鉤指甲剪菜刀刮鬍刀螺

絲鎖水龍頭哨子彈簧電鍍管夾鋼絲型管夾蜘蛛爪、髮夾電話蕾絲套、電捲棒手電筒竹製不求人、門把和鑰匙圈等等所形成的陰暗的角落或明亮的角落之間閃躲游走。她拉開報紙重覆黏糊的窗戶透氣，往下望那鏽蝕滋漫的碼頭上散落一地的纜繩、防鼠盾、糾結藻苔的破爛漁網和延繩，集漁燈堆成一座隱隱透光的小丘與暗紅色的浮筒緊靠著。旁邊的廊腳停了輛載來嶄新木箱的拼裝小卡車，幾個人蹲著打理網具，收整了就一箱箱地堆好在通廊裡，淡綠色的繩頭露在木箱外頭，成了一個個順手的抽屜。

再遠處，第二船渠頭端孤伶伶地泊著一艘船體斑褐的蝦仔拖船，像是一樁流程跑太久，因而在不知不覺間失去效力的廢棄文件，兩個包著臉巾的婦人正在船邊剝蝦殼，二三十年前海大蝦好價「三尾一台斤」外銷的時候，她也曾剝了好長的一段日子，那時，許多查某都相信自己一生會剝上一百萬隻以上的海大蝦，然後便能實現一切的願望。就像是唸經招佛珠一樣。

船渠的一角有個囡仔正拿著罟仔在櫓魚栽，以前這個時節多的是虱目魚栽，她勤快點櫓，還能賺上幾角的零花，現在恐怕只剩些沒人想吃的雜魚仔罷了。記憶如每年的頭遍湧那般確實與週期反覆，綿延遼闊的思慮潮道至水流隔時摺流而前，腦裡算了算日子，她回頭看著這間住了將近一輩子的日式家屋，之前是打狗整地株地會社的員工宿舍，她上了打狗碼頭，在火車頭和港口流浪了幾天，一位東京事務所派來的會社員領她回來這裡打掃煮飯、幫他穿鞋子襪子、清理壁龕與爐坑，給她一個門廊邊榻榻米大的角落睡覺。她那麼地高興，從來沒睡過這麼舒服的房子，屋脊又高又輕巧，風與光的腳步都不忍太過沉重，於樑檁椽樑之間遊走，並透過紙糊的拉門與隔扇傾訴喃喃顫動的細語，連灰塵也寂靜地棲身於不起眼的地方，非常害羞，不敢居住在弧度漂亮的彎角。

如她心中緩慢彎曲崩裂的軸心，露出遙遠寂寥的內裡。假日的午后，會社員便在靠窗的通道擺上一組茶几與幾把靠背椅，他風度翩然地鬆開襯衫領口和背心的排扣，捲起袖子夾妥，一派西式紳士的派頭與準時來訪的同事抽石楠木煙斗閱讀精裝的小說。她多麼喜歡他們的樣子，比起碼頭上那些來自鹿兒島、宮崎和四國，動輒打罵呼嚎的粗魯海員，他們多麼優雅，她為他們準備好威士忌酒食後，總是安靜地伏在隔間拉門的一側，聽他們說話看他們的影子在紙壁上晃動，聽他們喝完酒在屋外的磨石子尿座嘩啦啦地大聲灑尿。

她長而柔亮的髮絲寂寂地散落，小而柔軟的乳房緊壓著榻榻米，她能感覺到台基下方流動的水風嗡嗡作響，彷彿是只有她知道的秘密伏流，吸付她青春的心思於屋內四處流走。在那樣的時刻，她覺得往後的一切都可以放棄掉，任由當下的想法如地底伏流般寬廣地流動，她並不知道接下來的人生有何目的，即使知道，其實也無路可去。此刻的幸福是某種見不得光卻得摒息痴守的鐘乳石，模樣好看卻毫無生息，但她寧願虛意地在其周圍浸繞不去，只是再無認真的情感，也多少將留下痛冽的蝕刻痕跡，有時她的臉嘴和漂亮的瀏海會揉著榻榻米大規模地流淚，那輕巧欲飛的屋子轉瞬成了沉重坍塌的黑黯懸崖，她無法傾望至底部。

她坐在三腳凳上休息，三腳凳旁櫥櫃上頭的牆壁，有張發黃的黑白照片，大約明信片大小，檜木的相框，裡頭是一個查埔人穿著白襯衫吊帶西裝褲，袖子捲至手臂的一半用袖扣扣住，嘴上咬著根直挺的煙斗，空氣裡飄灑著雪花，會社員站在一片木編的矮籬前，露出一絲絲緊張傷神的表情，她很喜愛這張照片，會社員自己則覺

得很有和洋混合的詩人情調。拍攝的地方是會社員的鄉下老家，他在和式家屋的窗邊摟著未曾看過雪的她說，每年大雪降下的前夕，那兒的風中便會迴返一群草薺孢子，落到矮籬後方的園子，接著大雪就像她的睡眠一樣柔軟地覆蓋住孢子，直到隔年來春，孢子才會從腐土裡長出白色黑點的蕈傘。那兒的每戶人家，都懂得養蠶摘繭繅絲，依照傳統的舊曆習俗，在過年前織好給罔仔們的新絲衣，象徵該年的寒冬即將來臨。不遠有處山谷，山谷內小溪完全結冰前，正是山葵清涼爽口的好時節，清晨走兩個小時去採了，晚上磨好半碟當作唸俳句與喝燒酎的下酒菜，並且特別適合讀遠鄉友人的來信。

「可是雪到底是什麼樣子呢？」她問。

他說，在他們那個村子裡，雪非常的遙遠而廣，像是綿綿不盡的誦經聲自天際線篩落，人則是一日磨過一日的馱獸，大雪降下時，就挨挨地仰首祈求赦免他們所有的痛苦，如同相信前夜深陷於雪地痕跡的痛苦，一覺醒來即為新雪所撫平。

照片下方的櫥櫃上丟滿了雜亂散置的信，信封大都沾染了黃漬與灰塵，字跡像是不幸破相般的歪七扭八，有的還是撕碎了拼黏起來的，但是並沒有任何一封信是寄給她的。

有寫上收信地址的，地點多半是HAMASEN一帶。這些是她多年收集來的幸運信，她隨手抽出一封，內容寫著：「李台生，恭喜你收到這封信，這是代天宮妙善堂的南天衡聖帝所降下的醒世妙文，已經在這個世界流通輪迴數百遍，能收到這封信，表示你過去三生都有做善事，今世有資格享受凡人的榮華富貴，但是既然是這樣，更要遵行南天衡聖帝的訓示，才不會到頭來家破財散一切成空。諸生要記得。」接著是一段善文：「當今繁華世景甚是迷人，若一不慎，則易踏入罪惡之深淵，不能自拔。然若能自覺，知足常樂，豈不美好。但世人因受世情物慾之影響，有貪、嗔、痴等毒念縈迴於腦際而失修，若能捨棄一切欲念，看淡名利，遵循古道而行，則社會祥知矣。善道，在於能發善心，更該了悟一切，法由心生，法由心滅。所謂心為根，靈為法，故必須心靈合一，堅持不退之定心，方可生定慧，自可超脫一生，免再墜落六道輪迴之中，更可蔭後代子孫也。俗云：『佛渡有緣人』。沒福緣者任憑大羅天仙也難渡也。此信應抄錄二十份寄給朋友親戚，以助南天衡聖帝渡化靡靡眾生。有寄必得神明保佑，也能讓朋友親戚共享富貴，心想事成，不遵行者難逃與狗貓同食、妻離子散、屍骨曝街的慘況。諸生要記得。」最後附了幾則沒有抄錄寄送，導致家破人亡的實例，也有幾則是照著做而得到好報的例子。她喜歡讀幸運信，偶然在街旁的垃圾筒與子母垃圾車搜尋罐瓶廢紙時，她發現了第一封幸運信，這信就像是偶然從大海中漂來的瓶中訊息、是向外界尋求安慰與希望的求救浮標一般，吸引了她首次的注意。她仔細地撿了它，一到家便丟下所有的東西，開始認真閱讀信中的內容。她對神佛降下的旨意感到敬畏，並衷心相信幸運信有神靈的能力，她有時會去濱海一街的鸞堂聽神明講道拿善書，心裡想這多夭壽啊，神佛降下來的東西還是不要亂丟比較好吧。

但是從來不會有人寄幸運信給她，她想畢竟是幸運信的關係，別人抄好了也不可以亂寄，不然也會招來不幸，只能寄給親人或好朋友那些真的想讓他幸運的人，所以當然不會有人寄給她。如果從「哇真幸運，我居然收到幸運信了！到底要跟誰來分享幸運呢？因為能寄的數量實在有限，我得好好考慮。」的角度來想，幸運信還能用來反省自己的人際關係，知道自己內心真正在乎的是誰。因為畢竟要花很大的

功夫來抄寫嘛！當然只能寫給必要的人。很多人都相信文字的確具有某種魔力噢，如同符咒一類的，可是如果沒有誠心抄寫的幸運信，它的效果與美意肯定也會蕩然無存。

她沉靜地重讀幸運信，後來她發現，自己並沒那麼重視信件本身是否靈驗，其實她最喜歡讀的是信後所附的因果報應實例，像是窺視了別人的喜悲人生知天知地，而或許，有一日能讀到與會社員有關的遠方消息，就像有人特別為她徵信通告周知…但起先，她感到疑惑，這些實例多半發生於內圍、HAMASEN、哨船頭和旗後一帶，但卻常常錯置了地名或是出現全不相干的真實人物，這是怎麼回事呢？這不是神聖靈驗的幸運信嗎？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錯誤？她一度認為這不是神明的錯，而僅是抄錄的人隨便亂寫的結果，後來她全心喜歡上了讀這些，同時她也明白了：這個真實的世界從來就不曾正確過，即使是依靠扶鸞附身也無法更正。

·

弟仔的身體不好，很瘦。聽說是一生下來就心臟無力帶哮喘，面色一陣一陣走青白紋差點死掉。因為是連續三代的大子兼孤子的關係，所以可千萬不能死掉，否則就不能分大港埔舅伯公那邊的財產。像大姊在十歲時因為撿柴掉到第一船渠裡死掉了，雖然人總是會難過，但就沒那麼有關係。

「哭恁爸咧，這個沒顧好，死了是要拿什麼懶去分啦！」只要弟仔有什麼狀況，摔到、撞到，還是冷到，阿爸不管有沒有喝酒，都會先幹個兩聲，再大聲地跟阿母這麼喊。

不過，長到現在四歲，好像也沒出過什麼問題，偶爾會感冒什麼的，也跟一般的囡仔人一樣，看不出跟心臟無力帶哮喘有什麼關聯。唯一不太對勁的，就是胃口很挑。很小的時候，就不喜歡吸母乳，吸沒兩口就把阿母的奶頭吐出來，死命地哭。可是因為心臟無力帶哮喘的關係，哭沒兩下就咳咳咳，然後像哽住什麼在喉嚨地，唉唉叫，沒力氣吸空氣，臉色發青白。但是沒吃又不行，只好硬灌，弟仔也吐得厲害，所以整個月都沒長大。一次兩次，把阿母給嚇死了，想說母乳不能喝，阿爸說要不然試試泡西洋奶粉，以前碼頭頂日本商社役賃課的課長會去五棧樓仔百貨公司買一鐵罐的西洋牛奶粉給嬰仔泡，說不定弟仔會想喝。

「人家日本人就是有新觀念，時代才會進步。」阿爸說，「國民黨那些外省仔哪有看過這種世面。」

雖然日本人走了之後，五棧樓仔還是有在賣西洋牛奶粉，但家裡怎麼可能有錢去買這東西。有一天，阿爸不知道從那裡弄來了一匙西洋牛奶粉，包在油紙裡惜命命地帶回來。

他在客廳中央的餐桌一坐，晚飯也不先吃，便將油紙包拿出來，打開來。阿玉和阿母從桌子的兩邊一湊，看著那一堆黃白黃白的粉末。她是第一次看到西洋牛奶粉，看起來比藥粉漂亮多了，似乎會發亮似的，表面撩著一絲絲的油光。奶粉香味飄進她的鼻子，她從來沒聞過這麼怪的味道，比不上阿母的水粉那麼刺鼻的香，還有點腥腥的，讓她覺得有點想嘔吐。但還是很想舔一口試試看，她想像那粉末是不是跟麵粉一樣，會在嘴裡黏成一塊塊，嚥不下去。

當然想也知道，她不可能舔得上一口的。她坐回自己的位子，等著阿爸宣佈可以吃飯。

「從哪給人家借的？」阿母問。

「管什麼！」阿爸說，「借借借，什麼東西都要用借的嗎？」他看見她端端正正地坐好了，便叫她去燒開水。

「不是借，就是賒，鬼看到都驚。不然桌上米從那裡來？」阿母嘴不開地小聲說。

「水越滾越好，柴選硬一點的，但是火不要太揚。」阿爸不理阿母，「冷了就泡不開，吃了肚子會硬繃繃。會死。」

她雙手提著比她胸口還巨大的茶壺回來，身體駝彎著，手直直地伸出。裡頭的水還滋滋地像簍蟲一樣地叫著。阿爸正小心翼翼地將牛奶粉倒進奶瓶裡，阿母幫忙用手掩著瓶口，兩個人的眼睛都直盯著看，一點也不敢放鬆，看起來好像是一起在謎天九牌仔似的。她不敢笑，阿母將茶壺接過去，同樣小心翼翼地將滾水倒進奶瓶裡。

「去把妳弟仔抱出來。」阿母說。

在等待滾水稍稍冷卻的時間裡，她還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長板凳上，一句話也不說。在阿爸說可以吃飯之前，絕對不可以動筷子，不然就別想吃飯了。弟仔被阿母抱在懷裡，似乎睡得很好，沒有要醒來的樣子。阿爸將奶瓶擺在自己的面前，邊喝白酒，一邊不知道在想什麼。有時盯著奶瓶看，有時目光巡視一下其實什麼也沒有了，空空的，只剩一個通櫥、他們正坐著的長凳和餐桌，和一個好幾次都捨不得當掉，是阿公留下來的老吊鐘的客廳。有時他用手去握握奶瓶，像是非常沉重地思索什麼問題，然後又放開。

「溫度對不對？」阿母說，「要多冷？」

「妳嚟管啦。」阿爸說，「如果等到太冷牛奶粉又會結塊，吃了會卡住喉嚨，會咽死。」

「是誰說的？」

「人說的啦。」

她想，泡西洋牛奶粉也實在是太麻煩了吧，弄不好的話，很容易把人家給弄死掉。照這種樣子，一定有很多囡仔人一不小心就這樣給弄死了吧？不是肚子硬繃繃死掉，就是喉嚨咽住死掉。不過，她又想，自己是在想什麼，這種東西反正也只有有錢人的囡仔人才吃得起。那種囡仔人，大家都惜命命，不會那麼容易顧到死掉的。像是一個命中註定的時間到了，阿爸說可以了，將奶瓶遞給了阿母。阿母輕輕搖醒了弟仔，把奶瓶塞進他的嘴裡。弟仔醒了，既不哭也不鬧，很乖，咬著奶嘴吸了起來，一吸吸了半瓶，既沒吐奶，連咳一次也沒有。

「死囡仔人真好命，這款的就要吃了。」阿爸哼笑了一聲，「以後有出息。」

「那這樣要怎麼辦？」阿母小聲地說，「是不是要去弄一罐？」

「嗯。」阿爸沒說什麼，「吃飯啦。」

後來家裡便都準備著一罐牛奶粉，紅褐色的半公升鐵罐放在客廳牆角的通櫥裡，印著她看不懂的英文字和一頭黑白乳牛、一個穿連身牛仔褲的洋農夫。那農夫一手搭著牛頭，露出白牙齒微笑，另一手捉著根三尖的牧草叉子。

阿爸牙齒根咬著，說是真正「四枝垂過，什麼都有。」吃完了就買。弟仔也喝得上癮了，其它什麼東西都不吃不喝，到了現在四歲了，每天還只是喝牛奶粉。偶爾，被逼著喝幾口粥的時候，也得泡上牛奶粉不可，否則真的一口也不喝。寧願挨餓，但是誰捨得讓他挨餓呢？